

# 烧开水的老人

老人看不出年龄,反正很老了。脸上的沟壑和手上的一样深,蜿蜒蜿蜒,像狂风在沙地划出的印痕。总是穿一件黑色的棉袄,棉花多处外绽,也被烟熏得乌黑,倒像黑布上的凸起一样。房子也很老,勉强可以遮风蔽雨,黑洞

洞的透出一股子阴森。幸好有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天到晚开着,画面布满雪花点,而且总是中央四台,纷纭的国际时事或是地球某一端连绵的战事,给这小黑屋带来些许生气。

# 最好的伴侣



这是突然发生的变故。我坐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床,一张写字桌和一支简易的书架,就成了我和母亲的新家。这间屋在一排平房的中間,平房外是一面山坡,从窗子望出去是葱郁的树林,望不到山顶,而窗前最近的斜坡上,爬满了蔷薇花,让人忘记了这是远离省城的大凉山。

当时我十岁,随“下放锻炼”的母亲从省城坐了三天长途汽车,来到了这山区的师范学校。母亲是“一二九”在北平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解放后下放到这偏僻大凉山,说是下放干部得“带队”,母亲笑着对当地官员说,下放干部各有各的去处,我带什么队,让我当老师吧。学校建在离县城十多里的山里,省城熟悉的生活一下子像雾气散去,没有公园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进县城连公共汽车都没有。那些年刚好是“三年自然灾害”,寂寞荒凉的环境再加上初次体会吃不饱,日子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

师范学校里我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那间不大的图书馆实在是我的诺亚方舟,我的救生圈。我读《斯巴达克思》读《牛虻》,也读《青春之歌》《青年近卫军》。用饥不择食来描绘我的这段生活是准确而形象的。其实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山区封闭而枯滞的生活,从省城来的母子俩,而且这个母亲还“历史复杂”,异样的眼光让我领受到世态凄凉。埋下头,翻开书,那些眼光像水面的雨花消失了,我会进入另一个世界,罗马奴隶们的世界,亚瑟和神父的世界,林道静和北平街头的风会吹过我的额头。书真神奇,无论你在省城喧哗的街头还是在凉山蝉噪的寂寞山林,都会让人进入同一个世界,去领略另一种人生。那是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但应该说也是读书最多的日子。书让我精神富足,而这一段读书生活影响了我的这一生。

这是十分险恶的境地。高中毕业不仅没考成大学,而且碰上“文革”,文化变成武斗。我参加的一个以西昌高中学生为主的学生组织,被围在学校一幢教学楼里已经两三个月了。三个月时间不说出校园,就是这幢大楼也出不去。干什么呢?我负责管理广播站,每天三次广播。学校在城区最高处,教学楼旁大树上挂着重十八支喇叭,叫起来全城都能听见。母亲知道广播站是我在管理,只要听见大喇叭哇啦哇啦地叫,就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

广播站取了个超长的名字:“西昌红卫兵1018 战斗团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老百姓都简称“完蛋广播站”。每次广播,对立面的人的枪弹就飞过来。时间久了,一支又一

# 一根擀面杖

在我办公室的书柜里,放着一根直径8厘米、长约80厘米的擀面杖,每当看到它就想起了我的母亲。

2006年,94岁高龄的母亲离开了我。当我送母亲的骨灰回河南老家时,在房子里发现了这根母亲使用了50多年的擀面杖。由于长期不用,擀面杖被虫蛀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好带回到我的办公室。

在我老家,有爱吃面条的习惯。每当家里来客人或过节时,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为我做的捞面条炒鸡蛋,所以,小时候总想让家里来客人,总盼着过年过节。

1966年我刚11岁,就开始在离家大概4公里的村子里读高小。因家里困难,我每天都要步行上学,为了让我按时上学,母亲每天早上很早就要起来给我做饭。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让我吃点好的,当时最好吃的就是能吃上一碗面条。记得有一次连续18天没吃面条,不懂事的晚上放学后回来对母亲发牢骚:“不吃面条就把擀面杖烧了算了。”母亲抱着我说:“不是娘舍不得让你吃,是娘没有东西给你做呀,书里有黄金,你好好念书吧,等你以后有出息了,娘天天给你擀面条。”

1969年学校因“文革”有时上课有时放假,村里的8名同学有5名都不上学了,我也闹着不想上学。母亲说什么都不肯,劝我说不上学就没有出息,将来连面条都没的吃。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了。

1974年正月,母亲给了我5斤粮票和10元钱,让我跟别人去郑州学习泥瓦匠手艺。临行前母亲特地亲手给我擀了一碗面条,嘱咐我好好学

# 一根擀面杖

习手艺,将来有出息了就天天有面条吃。我带着母亲给的钱和粮票、一把瓦刀和一床棉被离开了家。由于春节还未过完,工地还未开工,在郑州没有找到活干,眼看钱和粮票用完了,没办法只好回来了。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事情。

后来,村里生产队新买了一台柴油机,那时农村刚开始用电,柴油机是生产队几百人的命根子。因我是高中生有文化,就把开柴油机的任务交给了我。一年365天,我有200多个日日夜夜是在田野里与柴油机为伴度过的。母亲心疼我,总是在家把面条擀好、把水烧开在家等我,有时把一锅水都熬干了就再加水,直到我回来。

1974年底,征兵工作开始,当时两个哥哥都在部队,按政策规定我可以在家照顾老人。母亲找到村干部说,“国家的事是大事,你们放心,我不要照顾。”并亲自为我报了名。临行前一天晚上,母亲又专门为我擀了一碗面条,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到部队要听话好好干,过两年娘到部队去看你,还给你擀面条。”

我入伍5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母亲高兴得睡不着觉,那时没有电话,只能知道大概哪一天到家,母亲早早地就把面条擀好站在门口等我,无论什么时间到家都要先让我吃上面条才放心。那天下雨,母亲的衣服被水淋湿都不肯进屋避避雨。

一根普通的擀面杖,不仅看到母亲对别人以诚相待的胸怀,而且看到了母亲对儿女的关心和爱护,也看到了对儿女的希望和期盼。每当我看到这根擀面杖时,母亲和蔼可亲的笑容和弯腰为我擀面条的身影就仿佛出现在我的眼前。

烧开水的设备倒蛮先进,是那种反烧炉,桶状的柱形铁炉,一人多高,为保温用厚厚的棉纱布包裹,顶部有水管连接。还有一个预备铁桶,是横着悬在头顶的,存水用,可以保证开水不会脱节。炉前伸出两个龙头,都绑了一

宁县县城在董志塬的东南方向,小,局促,城里起伏土山,纵横沟壑,街道便高低隐现,多是陡坡路,上坡走着吃力,下坡又像被谁推搡着。走这样的路,得不紧不慢,步子短,手脚松开,气息才会均匀。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县城的安静,一早一晚,我出去,只遇见稀少行人。年老的,衣服陈旧,脚步无声,感觉刚从另外的时光里回来。上学的娃娃,也只有三三两两,也不打闹,像飘浮着过去一般。如今,随意一座村镇,都很张扬,很喧哗,唯恐落后于时代,但宁县城依然独守着孤寂的气息,也看不出改变的打算。这让我减少了烦躁,也苏醒了记忆,30年前的县城,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环境,我喜欢。大清早,我散漫行走,拐上一道弧形的漫坡。顺着漫坡的坡度,两边是一座座土墙围拢的院子,依次抬高上去。但是,每一座院子的大门,无论单扇,还是双扇,门楼,门框,门楣,都方正,都在水平线上。坡顶上,横一截完整的土城墙,功能已失去了,半腰斜生着青草,头顶挂满寒刺,挨着墙根,围了一座院子,一孔窑洞就在墙体上掏挖出来。院子外,立着一根电线杆,刷了沥青,是松木的,电灯的单子,有了一些年头。

一座桥头旁,自然地成为早市,聚集了许多卖菜的。菜菜在架子车上,分了类,都水色新鲜,一定是才离开水土。萝卜带着深绿的叶子,身子粉红,毛须发白,我买了一把,生吃,果然水分足,略辣,要的就是这个口感。还有

这是没有光亮的日子。知识青年插队下乡,我到了延安,住进了这孔土窑洞。这是一对老农民夫妇的家,也是最简陋的窑洞,山坡上掏出一间窑洞,没有钱买窗,就用土坯把朝外的洞口砌起来,只留一扇门,门的上方留两尺见方的窗透气。

老两口总是太阳落山就上炕睡觉,而我无论多累,总要在灯下读一会儿书。这个与众不同的习惯,让干妈格外地高看我,她认为虽说我是从城里放到乡下的可怜娃,但“落难人”还能挑灯夜读,必是贵人。有一天,缠着小脚的老太太步行到十里外的公社,为我买回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照得土窑洞明晃晃的,有了人影子。

1980年我参加《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诗会专号上刊登了我的成名作《千妈》,其中一章《灯,一颗燃烧的心》,就记下了这段灯光照亮的岁月:“穷山村最富裕的东西是长长的夜,/穷乡亲最美好的享受是早早地睡。/但对我,太长的夜有太多的噩梦,/我在墨水瓶做的油灯下读书,/贪婪地吮吸豆粒一样大的光明。//今天,炕头上放一盏新罩子灯,/明晃晃,照花了我的心。/千妈,你何苦为我花这一块二,/要三天的劳动,值三十个工分!//深夜,躺在炕上,我大睁着眼睛,/想我那关在“牛棚”里的母亲……//“藏婆子,风雪天跑三十里去买盏灯,/有本事腿瘸你别哼哼!”/“情些,别把人家娃吵醒,/年轻人爱光,怕黑洞洞的坟!”/千妈,语音很低,哼得也很轻……/啊,在风雪山路上,/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大娘捧一盏灯……/天哪,年轻人,为照亮人走的路,/你为什么没有胆量像升杆,/——掏出你燃烧的心! ”诗句永远留下了这盏灯,留下了这盏灯照亮的那些没有光亮的日子。

曾读到过阮先生两句话:“无事此静生,有福方读书。”联想起与书结缘的这些细节,我觉得热爱读书不仅是我的福气,对我而言,也是命。

为了我上学离家近,我家在学校附近的清华大学西北小区租了一处房子。一天晚上,妈妈在厨房收拾东西,我在自己的房间写作业,听着北风呼啸。

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听到了一声朦朦胧胧的“喵”,我家有只小猫叫豆豆,开始以为是它在叫。但是我找到豆豆后,发现不是它。我心生疑惑地跑到厨房去找妈妈,妈妈也听到了。我们开始四下寻找,发现窗外外面有一个模糊的猫的轮廓。在灯光的照射下,这个黑影在窗户上动来动去。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生怕惊动了它。

妈妈轻轻打开窗户,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看到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猫蹲在窗台上,用好奇的目光歪着小脑袋看着我们。豆豆平生第一次看见它的同类,兴奋地跳上窗台。隔着一层薄薄的纱窗,两只小猫鼻子贴鼻子,互相打招呼。妈妈看到它们这样友好,轻声对小猫说:“来吧,到家门口,我给你弄点吃的。”我走到门口,把门推开后,惊讶地发现那只小猫已经在门口等候。妈妈把豆豆的猫粮拨到一个小瓷碗里,放到小猫面前。它闻了闻,然后嘎嘎嘎嘎地嚼了起来。这只小猫真胖,是我见过

资讯快递

## 2009 美丽世界小姐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 11月24日,由北京娱乐信报、竞报、北京晨报、北京商报联合主办的2009美丽世界小姐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在历时两个小时的比赛中,选手们历经泳装展示、自我介绍、才艺表演、命题即兴散文、晚装展示等环节的考验,充分展现了自身综合素质。

据介绍,美丽世界小姐大赛每年举办一次,在赛事理念、评选标准、环节设置等方面均与其他选美赛事不同。本届美丽世界小姐

## 工人日报

块纱布,对着一张破条桌,打开水的人就把瓶放在桌上接水。屋内屋外,到处码着齐崭崭的薪柴,是老人在夏天或人少时劈的。老人坐在炉口前,间或往里添些木柴,长年烟熏火烤,老人干涩得已与炉子融为一体,在水汽的氤氲里老人便显出一种朦胧和神秘。

并不见老人有老伴或子女,但老人是快乐的,总见他乐呵呵地笑着。无论大人、小孩来打水,老人都喜欢搭茬地说上点什么,喜欢和小孩子逗着玩。老人收钱是用桶,一只缺了一个小口的红塑料桶,就放在水龙头前的条桌边。大瓶两毛钱一瓶,小瓶一毛,如果是用塑料桶或烧水的壶来打水,老人则瞄上一眼,估摸着报出个价格,打水的人并不计

有许多卖菜苗的,有西红柿苗,茄子苗,辣子苗……一束一捆,摆在地上。有人买一棵,有人买三五棵,就捏在手里。回去,也许就栽种到自家的门口,也能收获蔬菜。

下午,我又出去,走另一个方向的路。街道边一个铺子外,门口坐一个纳鞋底的,就只是听见绳子抽拉的声音。两个下棋的,在一棵桐树下,长时间不见走一步,我等不住,走开了。不时过去一个卖豆腐的,卖水果的,卖蒸馍的,都骑自行车,东西在后架子上。有人要,说一声“豆腐!”自行车赶紧停住,盖着豆腐的布子揭开了。

这个县城的房子多老旧,但感觉结实。单位的门,是铁门,用那种一根一根铁管子横着焊接的铁门。照例是关着的,照例,有一个穿土布衣裳的老头,坐在门房的门口,牵着着头,睡着了似的,但动静一下,他会立刻睁开眼晴。

县城的格局不规则,但是,在四周,却平坦着阔大的塬面,盛产小麦,其中西塬叫早胜塬,最大,更以早胜牛赢得名气。这种牛,块头大,力气足,适合于耕种,过去,是陇东许多农



聪明的人,借用别人撞得头破血流的经验作为自己的经验;愚蠢的人,自己撞得头破血流才会有所感悟。

漫画/赵春青

较,总归是比较合理的。老人并不接钱,只让打水的人自己往桶里丢,像城市公交上自动售票机一样,需要找零的,也由打水的人在桶里自己拿,老人眯缝着眼,并不瞧,让人感受到一种被信任的温暖。谁也不会少放或多拿,毕竟只是一毛两毛的事,谁会计较,图的就是个方便。桶里的硬币多了,老人会找来学生的旧作业本,一元、五角地分类,然后十元、五元一扎用纸整齐地卷好,就着炉口上方滚烫的炉壁把两头用力在上面按一按,便封好了口,比银行出来的钱还要规整,定期有收破烂的,做小贩的来换,有时附近的储蓄所也会来换一些。

老人用餐很简单,稀的居多,不是豆把煮

# 一个县城

户的向往。富足的塬面,用颗粒饱满的粮食,用成群的牲畜,把谷地里的县城围拢。县城有了有容乃大的气象,人们过日子,的确是不会惊慌慌。

正是农历的四月末,虽然空气湿润,细风和软,却也能感到日头的热力,在缓慢增加。我走一阵,歇一阵,头上微微出汗了。走上一阵子,似乎出县城了,或者,县城和乡村的界限,本就不清晰,甚至还有一定的交叉。我在中学旁的一道沟下,就看见一片一片菜地,有人在地里浇肥,提一只铁桶,拿大铁勺一下一下往出舀,直接泼到菜根上。城里的路边,长着洋槐树,有的也十分高大。乡村的路边,也长着洋槐树,有的也十分高大。一串一串槐花,密集在树冠上,整个树冠都变成雪白色,空气里充盈着槐花的香味。槐花蒸的麦饭,搁些油泼辣子,浇上蒜水,最是动人胃口。

还长着楸树,树干长、直,树冠不大不小,开满了花,浅红色的花,每一枚,都像章那么

大。楸树一树花朵,远看,近看,都养眼,都疏散心情。

# 说“圈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生活中,因为志趣相投或者利益相关,人往往形成这样那样的“圈子”。和动物标记个体势力范围的“圈子”不一样,人的“圈子”集合着一群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自然会有自己的这种“圈子”。

现实生活中,“圈子”的形态有很多种。“圈子”的简单形态通常讲感情,讲志趣相投,是所谓的“情感圈”、“志趣圈”。这样的“圈子”,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古代的文人墨客们,结成各样的派别,他们呼朋唤友,吟诗赏月,相互切磋,怡养了性情,陶冶了情操,加深了感情。置身这样的“圈子”,人们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圈子”的一般形态是“社交圈”,这时候的“圈子”,带着鲜明的交际和应酬目的,表现形式多是熟人圈、朋友圈、同事圈,这样的“圈子”里,围着熟人大一堆、朋友一大堆、同事一大堆。一个人建立了这样的“圈子”,既可交流感情,办起事来方便许多,一人有事,众人援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了自己“圈子”里的人的帮助,小事不会变成大事,小问题不会演化成大问题。万一有外来势力侵犯,大家又齐心协力,共同对外,可以显示出集体力量的伟大。

“圈子”的复杂形态通常只讲利益。这样的“圈子”其实就是拉帮结派,其实就是小团体小山头,一定范围■的利益共同体。这样的“圈子”和感情的关系不大,里面围的都是利益。“圈子”里的人因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勾连在一起,这种“圈子”因为利益纠结,而显得

## 家园

把,就是稀饭咸菜,雪花飘舞的日子,老人也会就着炉火煨上几个红薯,那浓浓的香气,来打水的人老远就能闻到。人少,也并不见老人发愁,老人会拉二胡,一把劣质的二胡,几处用胶布缠着,看不出年份,边拉边哼唱,仔细听,是当地高腔,唱的是《古城会》,绵绵长长,有板有眼。听得出老人年轻时的嗓音不错,打水的人便不急着走,站着听上一段,觉得有滋有味。

老人就像一块生根的石头,似乎从来都在那里。直到有一天,政府改造旧城,这片旧房全部被拆除,老人无声无息地搬走后,附近的居民用水时感到有些失手,才想起,这么些年,也不知老人姓什么,是哪里人。

田野里,麦子长到了齐胸高,已经结穗了。大量的油菜,开花的盛況已经过去,菜子荚正饱满着身体。不时地,路口会过去一座油坊,压榨着清油,上午的,今年的,一茬一茬,在里头接替着。油坊的门,都油漆过的,窗户更油。油坊里,黑洞洞的,要采上一会儿,才能看清油桶、磨子,布袋这些物件。

今年好收成,这是一定的。

我这次走宁县,就是一位故交的母亲去世,专门来吊唁的。场面大,幛子挂满了院子的两面,院子的一角,搭起了棚子,摆上了待客的桌子,上流水席。还请来了唱遍俗歌曲的,晚上,还有戏班子唱秦腔。

高寿的老人去世,是喜丧,要热闹,要划着拳喝酒。

我记起十多年前来过宁县,住在一户人家的家庭旅舍。这次来,原来的地方很快就找见了。那一次来,我是路过。

宁县还保持着旧有的模样,说起原因,大概与全靠农业支撑经济有关吧。如果草率发展工业,宁县的山水,一定会成为另一番模样。

新的东西一多,人的心,也就跟着乱了。



格外严密,乃至水波不进,针插不入。看上去仿佛浑然天成铁板一块,然而仔细查看,“圈子”的各个环节都是算计、陷阱、圈套构成的,成员之间往还也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落井下石。所以,这样的“圈子”一旦出现利益分歧,崩溃和瓦解也是非常神速的。这种“圈子”能给圈中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对整个集体而言,却是危害极大的毒瘤!

人没有“圈子”就会没有归属感,就会感到孤独寂寞,就无法整合集体的力量,遇到事情也少有人帮助。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乐意结成自己的“圈子”,不愿意轻易离开这个“圈子”。但人若陷入种种“圈子”不能自拔,也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圈子”最大的缺点是它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圈子”一旦固定,就会形成一种合力,去孤立和打击与本圈子价值取向不一致的人。人若被“情感圈”、“志趣圈”圈死,难免会孤陋寡闻,坐井观天,难免会容不下志趣不同的“另类”;人若被“交际圈”圈得太死,难免趋向庸俗化、功利化;人若陷身“利益圈”,时日一长,则难免“黑化”、“腐化”。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圈子”就像一个“场”,自然要影响到里面的每一个分子。好的“圈子”“赤”的圈子会形成良性的导向,引导“圈子”里的人向善尚美;坏的“圈子”“黑”的圈子则会形成恶性的导向,引导“圈子”里的人腐化堕落,破坏公序良俗,为假恶丑张目。因此,一个人进某个“圈子”、图某个“圈子”时,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还有一天,我早上去上学,花鼻看见我出来,双腿有节奏地跑了过来,用脖子在我的脚踝上蹭来蹭去,嘴里还不时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显得很高兴的样子,一直跟着我到小区门口。我弯下腰,轻轻抚摸花鼻,说:“花鼻啊,我要上学去,你就别跟着我了。”我话音刚落,花鼻就知趣地走了。

小区的人和花鼻相处得很好。有一次,花鼻在小区的花园里吃饭,走近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它的饭碗里有一层厚厚的猫粮,上面放着几片切得十分匀称的肝花。花鼻用它的大脑袋把饭碗盖得严严实实,肚子吃得滚瓜溜圆,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花鼻虽然是一只流浪猫,但生活得有滋有味,是我们小区的“明星”。我甚至从花鼻那里学到了做人的道理:要善于与人沟通,表达自己的意愿。前一段时间我看了《水浒传》,书中说拼命三郎石秀很“乖觉”,我理解“乖觉”就是情商高。花鼻就是一只“乖觉”的猫。

后来,我家搬到西北小区的另一幢楼里,那里不属于花鼻的势力范围,我便再没看到花鼻了。我时常想,何时能再见到那胖乎乎的身影呢?

## 华赛成为世界摄影文化新品牌

本报讯 11月25日,第六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华赛,明年3月21日将在美丽的上海市松江新城举办。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席于平表示,华赛以其国际性、学术性和公信力,办出了“世界水平、中国特色”,在世界上声望日高,吸引了国内外无数摄影人踊跃投稿,积极参赛。

据介绍,本届华赛共设日常生活类新

闻、战争灾难等突发事件类新闻、非战争灾难类重大新闻、经济及科技类新闻、自然及环保类新闻、文化及艺术类新闻、体育类新闻、新闻人物等8个参赛类别,每类均设单项和组照奖项,并将从16项金奖中评选出年度新闻图片大奖。12月1日起,华赛组委会将通过中国新闻摄影网和华赛中英文网站以及邮寄等多种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征稿。(选送)